《星辰辽阔》中“星空话语”与“日常叙事”的辩证张力

——论吴依薇儿童小说中双重疗愈话语的结构性反讽

李嘉懿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深圳

【摘要】吴依薇的儿童长篇小说《星辰辽阔》以 12 岁女孩沈玉瑶丧母后的心理修复为叙事核心，构建了“星空”与“日常”两套并行的疗愈话语体系。然而在叙述的缝隙中，作品存在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结构性反讽：文本的表层叙事倡导“仰望星空、超越琐碎”，但实际运作的治愈机制恰恰是那些被星空哲学要求超越的日常琐事。本文借助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恢复理论、项飙的“附近”概念以及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分三个层次展开论证：其一，母亲殉职后“星空话语”的暂时失效与创伤触发；其二，日常琐事以其不崇高性将主人公拽回当下，完成心理学意义上的日常结构重建；其三，经由日常经验的积淀，“星空”在文末被重新赋义，从“逃离日常”转化为“携带日常的全部重量去仰望”。这一双重话语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星辰辽阔》区别于同类儿童成长小说的核心美学特征，也为当下现实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伤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

【关键词】吴依薇；创伤叙事；儿童文学；结构性反讽；深圳文学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项目（GD23XZW19）；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5 年度共建项目（SZ2025D048）；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0 月 2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37

The 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Stargazing Discourse” and “Everyday Narrative” in *The Vastness of Stars*

——On the structural irony of the dual healing discourse in Wu Yiwei’s children’s novels

Jiayi Li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Abstract**】Wu Yiwei’s children’s novel *The Vastness of Stars* centers on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Shen Yuyao, a twelve-year-old girl, after the sudden death of her mother, a grassroots surveyor who once gave her a telescope and taught her to look beyond life’s trivialities by gazing at the stars. Through close reading,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structural irony that has not been fully addressed in existing criticism: while the novel’s surface narrative advocates transcending the mundane through stargazing, the healing mechanism that actually operates within the text is precisely those everyday trivialities that the “stargazing philosophy” urges the protagonist to rise above. Drawing on Judith Herman’s trauma recovery theory, Xiang Biao’s concept of “the nearby,” and Winnicott’s theory of transitional objects, the paper advances its argument in three stages. First,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stargazing discourse” temporarily fails after the mother’s death, as the stellar imagery transforms from a source of comfort into a trauma trigger. Second, it argues that everyday incidents, pull the protagonist back into the present through their sheer unglamorous urgency, functioning as what trauma psychology terms “grounding” and rebuilding what Xiang Biao calls “the nearby.” Third, it shows that by the novel’s conclusion, the stargazing imagery regains its efficacy, but its meaning has been fundamentally rewritten by the weight of lived experience, the stars no longer negate the mundane but contain it. This dialectical movement, from a negating sublime to an encompassing sublime, constitutes the novel’s distinctive aesthetic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list children’s literature on trauma, offering a narrative paradigm that resists both premature closure and facile transcendence.

【**Keywords**】Wu Yiwei; Trauma narrative; Children’s literature; Structural irony; Shenzhen literature

在当下中国现实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版图中，如何书写儿童面对的重大创伤，尤其是亲人的突然丧失，始终是一个兼具伦理敏感性与艺术难度的命题。一方面，创作者需要尊重儿童读者的心理承受力，避免创伤叙事沦为成人视角下的苦难消费；另一方面，又不能为了保护而回避真实，将“丧失”简化为一次性的情感事件，再用廉价的“坚强”口号将其迅速缝合。吴依薇的长篇儿童小说《星辰辽阔》在这一命题上做出了值得关注的探索。

小说以深圳六年级女生沈玉瑶为主人公。母亲钟梨是一名基层野外测绘工作者，送给沈玉瑶一架天文望远镜，教她辨认星座，并反复以“星空”为喻，引导她学会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烦恼。然而，在一次母女争吵之后，母亲出差途中因公殉职，从此缺席于玉瑶的成长。小说围绕玉瑶在丧母后漫长而反复的自我修复过程展开，同时编织了她与同学李豆儿等人之间的友谊纠葛、家庭伤痛和校园日常[1]。

已有评论大多将《星辰辽阔》的“星空”与“日常”读作互补关系，星空提供精神的超拔，日常提供生活的质感，二者共同构成作品的审美张力。评论家马忠称赞作品心理刻画“入情入理、丝丝入扣”“兼具文学美感、现实关照与精神力量”[2]，学界也普遍肯定吴依薇在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中一贯温情的人文关怀。这些评价无疑中肯，但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更深一层的发现：在文本的实际运作中，“星空”与“日常”之间并非简单的互补，而是存在一个更为微妙的辩证关系，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结构性反讽。

所谓“结构性反讽”，是指文本的表层叙事与深层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错位与张力。在《星辰辽阔》中，表层叙事不断重申“仰望星空可以超越琐碎”，这是母亲留给玉瑶的遗训，也是小说的显性主题。但如果仔细追踪玉瑶的实际疗愈轨迹，会发现真正将她从丧母的深渊中一寸一寸拉出来的，恰恰是那些被“星空哲学”要求她超越的东西，如一副破碎眼镜的赔偿纠纷、一段与好友的绯闻和离别、一场没能办成的生日会、与李豆儿之间反反复复的争吵与和解。换言之，书中存在两套并行的“疗愈话语”，一套是显性的、被言说的（星空）；一套是隐性的、被实践的（日常），而后者才是文本中真正生效的治愈机制。

正因如此，《星辰辽阔》最深刻的美学贡献，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仰望星空获得治愈”的成长故事，而在于它无意中（或有意地）揭示了“仰望”的限度和“俯身”的力量，日常琐碎以其不崇高、不浪漫、甚至令人烦躁的方式，完成了星空哲学无法独力承担的疗愈功能。而到了小说结尾，当玉瑶终于能够重新仰望星空时，“星空”的含义已经被日常经验彻底改写。它不再是一个逃离琐碎的出口，而是一个承载了全部琐碎之重的空间。

为了展开这一论证，本文将借助三组理论资源，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创伤与恢复》中关于“安全感重建”和“日常结构恢复”的论述，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概念对于理解日常性之认识论意义的启示，以及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关于“过渡性客体”的精神分析理论，分三个层次递进展开，论证这一双重话语的辩证运动如何构成了《星辰辽阔》独特的叙事伦理与美学肌理。

1 创伤之后的“星空失效”：当安慰变成触发

要理解日常琐碎在玉瑶疗愈过程中的真实功能，首先必须正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文本事实，即母亲殉职之后，“星空”对玉瑶来说一度是失效的，不仅无法提供安慰，反而成为了创伤的触发物（trigger）。

在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理论框架中，创伤记忆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侵入性再体验”（intrusive re-experiencing），与创伤事件相关联的感官刺激，如声音、气味、画面等都会不由自主地将幸存者拉回创伤现场。赫尔曼指出，创伤恢复的第一阶段不是“意义重建”，而是“安全感的确立”，幸存者需要先从创伤触发物中获得足够的距离，才有可能逐步面对丧失[3]。

在《星辰辽阔》中，望远镜是母亲送的礼物，射手座是妈妈的星座，星空是她们最亲密的共同语言。母亲的殉职使得“星空”从一个安慰性的意象瞬间翻转为一个创伤性的意象，每一次抬头，都是在直视母亲的缺席。这解释了为什么玉瑶在丧母之后，拒绝出席妈妈的告别式，张不开口为妈妈喊魂，在爸爸想让她振作起来打开望远镜的时候，玉瑶只是发呆，不说话也不观星，她回避望远镜、回避星空、回避一切与母亲有关的事物。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是因为她忘记了母亲“仰望星空”的教诲，恰恰相反，是因为“星空”已经和丧失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她暂时无法触碰的符号。

这一文本细节至关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星空话语”在小说中的权威地位。如果“仰望星空”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疗愈方式，那么玉瑶在最需要安慰的时刻就应该本能地转向星空；但事实恰恰相反，星空在文本中段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母爱的遗存，也是丧失的提醒。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星空话语”在文本的关键区间内处于悬置状态，而真正的疗愈不得不

从另一个方向——日常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一“失效”的处理方式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叙事伦理。吴依薇没有让玉瑶在丧母后的某个深夜独自走上阳台、仰望星空、泪流满面地与母亲对话，然后在一个顿悟式的瞬间获得释然，这种处理在同类儿童文学中极为常见，却恰恰是赫尔曼所批评的“过早的意义赋予”。真正的创伤恢复不是一个顿悟的时刻，而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充满倒退和迂回的过程。吴依薇让“星空”暂时失语，让玉瑶在日常的泥泞中缓慢地重建安全感，然后才让“星空”在一个全新的意义层面上重新开口，这种叙事耐心，是《星辰辽阔》在创伤书写上最见功力的地方。

2 “鸡零狗碎”的拯救：日常性作为疗愈的隐秘通道

如果“星空”在文本中段处于失效状态，那么是什么在这段空白期中承担了实际的疗愈功能？答案恰恰是那些看似与“治愈”毫无关系的日常琐事，也就是小说中大量的校园生活叙事，同学间的争吵与和解、物品的丢失与赔偿、生日会的筹备与落空、毕业季的喧嚣与焦虑。

要理解日常琐事何以具有疗愈功能，项飙提出的“附近”概念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思考框架。项飙在多次访谈和写作中指出，当代社会的一个深层危机在于“附近的消失”，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宏大叙事（国家、世界、宇宙）和极度私人化的情感之间跳跃，而忽略了夹在中间的“附近”，那些由具体的人际交往、日常劳作、邻里关系所构成的中间地带[4]。在项飙看来，“附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层次，而是个体建立自我认知和社会联结的基础设施。当“附近”消失时，个体要么被宏大叙事裹挟，要么陷入原子化的孤独。

将这一框架投射到《星辰辽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同构关系。母亲的星空教育：“比起宇宙，这些都不算什么”本质上是一种善意的“附近取消”，它鼓励玉瑶从宇宙的高度俯瞰自身处境，以此获得超脱。在母亲在世时，这套话语是有效的，因为母亲本身就是玉瑶最坚实的“附近”，有母亲在，她可以安全地飞向星空，因为总有一个温暖的地面可以返回。但当母亲去世后，“地面”塌陷了，“附近”缺失了，“仰望星空”就变成了一种悬空的姿态，美丽，但无处着力。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日常琐事发挥了它不可替代的功能。一副眼镜的破碎需要赔偿，与李豆儿的争吵需要回应，与丁怀石的绯闻和离别需要处理，即将到来的毕业需要准备，这些事件不给玉瑶留下思考“生命意义”的余裕。它们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将她按回“此时此地”，迫使她与周围的人发生具体的、无法抽象化的互动。用项飙的话说，这些琐事重建了玉瑶的“附近”。

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悲伤的人最怕的往往不是忙碌，而是意义。所有关于“生命”“宇宙”“永恒”的宏大话语，都会不可避免地将丧亲者拉回到亲人不在的核心事实。而日常琐事的疗愈功能恰恰在于它的“不崇高”。它不要求人们反思，不要求超越，不要求在丧失中找到意义，它只要求你回应当下。牛肉干丢了，你得找；眼镜碎了，你得赔；李豆儿又说了让你生气的话，你得气，这些事情以其琐碎的紧迫性，在玉瑶的意识中暂时替代了丧失的无底深渊，构成了一种不自知的“接地”（grounding）练习。

在创伤心理学中，“接地技术”（grounding techniques）是帮助创伤幸存者从闪回或解离状态中回到当下的基本方法。它通常涉及对感官细节的刻意关注，看到什么颜色、听到什么声音、触摸到什么质地，以此将意识锚定在“此刻”。《星辰辽阔》中的日常叙事，在功能上与此高度同构。那些校园琐事不断地将玉瑶的注意力从内心的深渊拉回到外部世界的具体质感，从“母亲不在了”这个无法消化的巨大事实，拉回到“明天该怎么面对李豆儿”这个虽然恼人但可以处理的小问题。一个大到无法面对的丧失，被无数小到可以应付的琐事切割、稀释、包裹，最终变得可以与之共处。

更重要的是，日常琐事不仅提供了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分散注意力”，它还提供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关系重建。温尼科特（Winnicott）在讨论儿童心理发展时提出了“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的概念：当幼儿开始意识到母亲不是自身的延伸而是一个可以离开的独立存在时，他们会找到一个替代物，如毛毯、毛绒玩具等来承载从“与母亲融合”到“独立自我”的过渡[5]。过渡性客体的关键在于，它既不完全是母亲，也不完全是外部世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间区域。

在《星辰辽阔》中，与同学们的日常互动，尤其是与同学朋友那种充满摩擦又彼此需要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过渡性客体”的功能。亲朋不是母亲的替代，但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持续在场的“他人”，他们的存在迫使玉瑶不断回应、不断协商、不断在关系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当玉瑶发现富二代李豆儿其实父亲是货车司机、母亲是保洁员、一家五口挤在出租屋，她在他人的伤痛中照见了自己的伤痛，也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开始了理解自身丧失的漫长旅程。

由此可以说，小说中那些看似与主线无关的校园情节，所有的鸡飞狗跳、斤斤计较、小心机和小和解，并非可有可无的填充材料，而是构成了文本中真正有效的疗愈通道。它们是“附近”的重建，是“接地”的实践，是在丧失了最重要的关系之后，通过大量细小的、不完美的、磕磕碰碰的关系互动，重新编织一张可以托住自己的人际之网。

3 “星空”的重新生效：被日常改写的崇高

如果只证明日常琐碎而非星空才是真正的疗愈力量，那它将沦为对“星空话语”的简单否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片面。但《星辰辽阔》的文本远比这更复杂、更诚实。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星空”确实重新生效了，但它的含义已经被日常经验彻底改写。

这一改写的关键在于“星空”不再是一个逃离日常的出口，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容纳日常之全部重量的空间。在母亲最初的教导中，“星空”的功能是对比性的、否定性的，“你要跳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看到远方，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这个句式隐含的深层含义意味着宇宙和广博是真实的、重要的，而你的烦恼是渺小的、可以忽略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取消”的修辞，用宏大来取消微小。

但在经历了日常琐碎的漫长洗礼之后，玉瑶最终重新抬起头仰望星空时，她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否定自身经验的“宏大”。那些琐碎并没有因为星空的浩渺而变得不重要，眼镜赔偿的委屈是真实的，和李豆儿争吵时的伤心是真实的，和丁怀石的分别是不舍的，母亲不在了的痛苦是真实的。星空没有取消它们，它只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接纳了它们。这是一种从“否定性的崇高”到“容纳性的崇高”的根本转换。

这一转换的意义，可以借用赫尔曼创伤理论的最后阶段来理解。赫尔曼将创伤恢复分为三个阶段，安全感的确立、创伤记忆的回顾与哀悼、与日常生活的重新联结。第三阶段“重新联结”不是回到创伤前的状态，而是在整合了丧失之后，建立一种新的、包含了伤痕的生活方式。关键在于“整合”而非“超越”。创伤不会消失，它被编织进了一个更大的生命叙事，与日常经验共存，而非被日常经验覆盖，也非凌驾于日常经验之上。

《星辰辽阔》结尾的“星空回归”，正是在赫尔曼所说的“重新联结”意义上完成的。玉瑶能够再次仰望星空而不只是感到痛，不是因为她“超越”了琐碎，而是因为那些琐碎的日子，所有的争吵、和解、误会、发现都在她内心慢慢重建了一个可以承接星空之重的地基。母亲不在了，但“附近”还在。生活没有变得宏大，但它变得足够坚实，坚实到可以托住她再次仰望的姿势。

由此，小说在结构上完成了一个辩证的三拍节奏：正题是“仰望星空可以超越琐碎”（母亲的教导）；反题是“星空失效，琐碎成为真正的拯救”（丧母后的日常修复）；合题则是“带着琐碎的全部重量重新仰望”（结尾的星空回归）。这个三拍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之否定”，因为第三拍中的“星空”与第一拍中的“星空”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符号，前者是空洞的崇高，后者是饱满的崇高；前者要求你放下，后者允许你带上。

这一区分与利奥塔（Lyotard）对“崇高”概念的重新阐释有隐约的呼应。在利奥塔的后现代崇高理论中，真正的崇高不是让个体在宇宙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可忽略，而是让个体在无法表征的巨大面前，依然坚持去感受和表达[6]。《星辰辽阔》中最终的“星空”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崇高，它不再通过否定琐碎来确立自身，而是通过容纳琐碎，容纳那些不完美的、破碎的、令人烦恼的日常来获得一种更深沉的辽阔。

4 叙事伦理的启示：儿童文学中的创伤书写何以不简化

将上述文本分析置于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伤书写的语境中，《星辰辽阔》的叙事策略具有超出个案的方法论意义。

当前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在处理丧亲、家庭破碎、重大变故等创伤主题时，普遍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速愈叙事”让主人公在经历短暂的悲伤之后迅速变坚强，仿佛创伤只是一个情节转折点而非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另一种是“升华叙事”通过某种崇高的意义赋予（亲人的精神遗产、化作星星等隐喻）将创伤快速缝合，使疼痛在审美化的处理中失去了它的真实重量。这两种倾向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儿童面对创伤时的真实心理过程。

《星辰辽阔》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同时拒绝了“速愈”和“简单升华”。作者让“星空话语”暂时失效，让玉瑶在日常的泥泞中缓慢地、反复地、不体面地自我修复，然后才让“星空”在一个被日常经验改写后的全新意义上重新生效。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在文学审美上更具层次感，在伦理维度上也更为负责：它承认了创伤的真实重量，承认了治愈的非线性和不优雅，承认了日常琐碎虽然不崇高却不可替代的托举功能。

与此同时，小说对李豆儿等配角的去脸谱化处理，也呼应了这一核心叙事伦理。李豆儿不是传统儿童文

学中的“坏同学”或“好朋友”，她是一个同样带着伤痛、同样在伪装和暴露之间挣扎的真实个体。当玉瑶在亲子运动会上发现李豆儿的真实家境时，她所经历的不仅是对一个同学的重新认识，更是对“他人也有伤痛”这一事实的切身领悟。这种领悟不是通过星空获得的，星空只能告诉你“你的痛苦在宇宙面前很渺小”，而李豆儿的存在告诉你的是“你的痛苦不是孤立的”。前者提供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安慰，后者提供的是一种关系性的联结，而后者在儿童的实际生活经验中往往更有分量。

从这个角度看，《星辰辽阔》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伤书写提供的启示是，不要急于用一个宏大的意象去“解决”创伤，而是让日常叙事有足够的空间和密度去承担它自身的疗愈功能。日常不是创伤叙事的背景板，它本身就是治愈发生的场所。当一部儿童小说能够让读者在那些看似琐碎的校园情节中感受到一种被托住的安全感时，它所完成的治愈工作，可能比任何一个崇高意象都更为真实有效。

《星辰辽阔》的书名本身就包含了某种预设，星辰是辽阔的，而辽阔暗示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视野。但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辽阔”不是星空用来取消琐碎的那种辽阔，而是一颗经历了琐碎的全部摩擦和重量之后、仍然能够仰望的心灵所抵达的辽阔。写儿童小说，作家要“潜入到儿童深邃而隐秘的心理世界之中，用艺术形象揭示儿童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图式。”[7]《星辰辽阔》正是一部这样的关于儿童成长的佳作，其最深刻的贡献恰恰在于，它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解构了自身的标题，“星辰辽阔”的真正含义，不在星辰，而在那些让我们有力气抬头去看星辰的，所有微不足道的日常时刻。

“儿童文学适切于时代儿童精神所需，具备巨大的价值潜能。”[8]而吴依薇在这部作品中完成的叙事辩证法，让崇高暂时失效，让琐碎暗中拯救，再让崇高在琐碎的地基上重新矗立，为当下中国现实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伤书写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范式。它提醒我们，儿童文学不必急于给出答案，不必急于提供意义，有时候，让一个受伤的孩子在日常的鸡零狗碎中慢慢找回对生活的手感，就已经是文学能做到的、最诚实也最有力量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吴依薇.星辰辽阔[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26.

[2] 马忠.星辰辽阔处,少年自成长——读长篇小说《星辰辽阔》[EB/OL].中国作家网,(2026-7-20).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6/0720/c404072-40764271.html

[3]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4] 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5] D. W. 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5.

[6] Jean-François Lyotard. 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朱自强.有艺术的难度,才有艺术的高度——论新时代成长小说创作[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6):125-133.

[8] 李利芳.中国儿童文学价值创造与价值功能系统研究[J].学术界,2026(5):105-116.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